

大將軍和小地方的故事：

楊森與青潭國小

(續完)

丁永華

體育巨人山岳之友

我聽到楊將軍惠公接長全國體育協進會以後，利用家長會空隙的時間探討計劃如何？他說：「一個國家的體育，如欲振興，必須政府大力提倡以及民間巨額投資，如是雙管齊下，才易收效其實施步驟：第一必須向下紮根，慢慢的才能繁榮滋長，即任何田徑賽乃至各種球類，必定要從小學培育起，如是蔚為風氣，那麼到了大專自然表現優異，而與社會以美好印象。換句話說：投資的人，也會覺得有其價值，不會辜負他的願望。第二凡在縣運表現優異的，按其興趣即可進入縣立的各級學校，免試保送升學，以資優待。準此凡省市籍運動大會時表現出類拔萃的前三名，一律可以保送至省市立各級學校。同樣的若是在全國運動方面表現優異的，則可保送到國立大專學校肄業，因為一般的人，術科如有特異的表現，必須埋頭苦練，花去他大部份的時間，相對的學科自然較差些，如果讓這些孩子也必定舞文弄墨，自然勢所難能。試問世間全才的人能有幾位？以上是我的構想，希望能一一付諸實施。」當時我聽了對他說：「祇恐受到法令的阻礙，

難得短期實現。」他說：「我必須盡力爭取。」

如今事隔十餘年，他的理想差不多一一都付諸實現。如青少棒的三冠王，以及籃球、手球、桌球等，在全國小學中已普遍生根，大有後來居上之勢，保送升入各級體育學校之優異青年，均因有一技之長而蒙受優待，智者洞燭機先令人佩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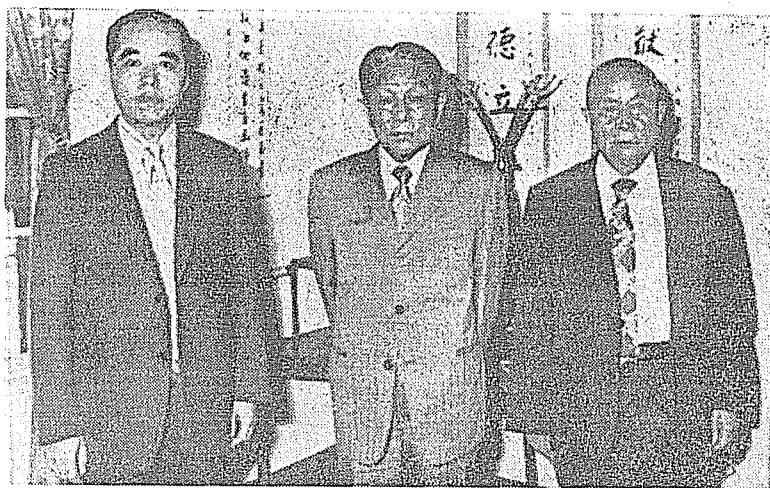
近十年以來惠公每逢假日必登山以為樂，有時順道約我同往，每天自晨七時半開始，恆至下午五時歸來，在這近十小時當中，大家隨他同往，有時數千人，有時數萬，男男女女，無貴無賤，一致簇擁着他，一面閒聊，一面前進。他經常穿着卡其布而又經補過屁股頭的長褲，上身穿着紅色外衣，手拿拐杖頭戴斗笠，興致蓬勃的向前走。每於休息時，大家都樂意和他攝影留念。大夥兒說說笑笑，和和諧諧，宛如家人父子，這時我才領悟到古人所謂「與民同樂」四個字的真正涵意。請問有幾位武官做到上將軍，文官做到省主席而年齡又在九十歲以上還甘心樂意的和民衆結伴同遊，而且誰又有這樣體力能够參加這萬民同樂的行列呢？

近年來他有個計劃預備每一年在北市近郊的各個山頭利用他的年齡分別免費送它一個山名，

故自九十五歲起在南港與北市相對的那座五指山的次峯定名為九五峯，六十六年他的生日，又定名青潭與木柵的一座山為九六峯。單以九五峯來說，由他定名以後，先後我曾五次和他到那裏去，因為這座山山勢不高，路也不難走，又接近市區，願意登山的人半天可以回到家裏，有雅興的可以作竟日歡，大家在山上吃頓野餐，在遼闊的大自然裏睡他一兩小時，聽松濤呼嘯，好鳥長鳴，必可解除一週來俗事的羈絆。

記得九五峯揭幕的那一天，也正是他九十五歲的誕辰，他婉謝各方為他準備的壽筵，登山協會特別發出為惠公舉行的登山祝壽的通知，集合地點松山商職，那天天氣陰沉，我到了集合地點是七時四十分，大街小巷，已摩肩接踵，大家說說笑笑，有的在準備買野餐，有的嚼着口香糖，都好像有無限樂趣似的，不久壽星來了，從電視的鎂光燈閃閃鏗鏘，以及各報記者和山友們所帶的照像機，都集中搶他的鏡頭，那種擁擠嘈雜的情形，恐怕就是以前皇帝老子出來也不會有這麼多的人爭着看熱鬧。說也奇怪，只聽山協（登山協會）有位朋友哨子一吹，便有十多位嚮導領先將人們撥開，便開始踏上征途了，那知到了山脚

下有個小廟，旁邊便是一個窄門，只能容一人通過，再由百餘級的石階引上了羊腸的山徑，大家足足等了兩個小時才勉強通過一半，我們向前頭一看，山友們所穿有紅有白的各種顏色的衣服，在青山綠樹間，好像是一條遊龍在緩緩蠕動，向



楊森將軍（中）和經常陪同他登山的國大代表王聯奎將軍（右）合影。左為中外雜誌發行人王培堯教授

後一看，有的還在松山街口，前後距離少說也有五公里，盛況是空前的。十二時過五分，我們在九五峯前面約三百公尺選擇一塊平地紮營，便埋鍋造飯了，隨着大營的我先吃了壽麵，再仔細一看，大家為表示祝壽，有的獻上蛋糕，有的獻上各色各樣的水果，最後有位山東籍的老太太帶着家鄉口音上來說：「俺雖然不是王母娘，確實的是帶來仙桃了，祝壽星萬事如意。」說畢親手送上四個水蜜桃，引得大家轟然掌聲雷動。

最奇的有位帶來了一隻氣墊，將氣充滿後，送給惠公說：「等會你可睡在這上面休息」，又過了些時，他的令孫楊成表將登山協會和老人協會分別帶來的蛋糕，請惠公分給大家吃，其中有位山友說：「站着切蛋糕太累了，我這裏有個折疊椅，請壽星坐着切吧！」說也奇怪，這些應時的東西，不知怎會這樣來得周到，我想這也許是上帝在那裏安排吧！

接着分蛋糕了，在響徹雲霄的祝壽歌聲中：惠公很愉快的在每一個蛋糕上畫了一刀，然後將刀子交給孫媳陳伊貞，說道：「伊貞你替我代分吧！」當時我看山友們衆星拱月的情形，純正的心理，已毫無人我界限，完全水乳交融了，我更了解「獨樂不若與衆樂」的道理，同時更深深領悟到惠公贈與我墨寶上的那兩句話：「斯文寄天地，至樂在山林」的真正奧妙。

老人協進會自六十四年十月改組以來，因惠公的正確領導，鼓舞了羅總幹事及全體理監事分向政府，社會人士廣求贊助，業務蒸蒸日上，本來會員僅有三百餘人，而且紛爭不已，幾乎社會

人士，都不知道這個會是搞甚麼的。後來在短短的兩年中，已買了一座美侖美奐的辦公廳，徵募土地數千坪，會員已擴充到兩千餘人，而且每月均有無數社團在活動，甚麼登山啦、旅遊啦、書畫社啦！棋藝社啦、平劇社啦、幾乎促使老人們一一的動員起來，這是有目共觀的事實，如今他竟撒手走了，大家都深以為憾，但願繼任的人能本其原則，繼續努力貫徹惠公未了的心願。

全家動員為善最樂

青潭國民學校初成，校舍是新的，花草樹木，非一蹴可幾，那麼怎麼辦呢？我記得以前在屈尺國校時，院子裏有幾株丹桂，它一年至少要開幾次花，而且芬芳馥郁，倒也和大陸的桂花相差無多，我很希望每間教室門前種幾株，到了長風嫋嫋的時候，桂子飄來淡而弗濃的清香，對孩子學習、教師教課一定都有幫助，但如何做到呢？我到每個家庭作訪問時，買了四株，但廿個教室，實在不够分配，開家長會時，我特別提到這點，希望能早日實現，惠公說：「這你不必顧慮，一禮拜後，我會將我家那兩簇桂花搬到學校來栽齊的。」當時我實在不明白，如何能使廿個教室都栽滿桂花呢？曾令人煞費疑猜，但我知道他會說到做到的。

果然在第四天的早晨，剛七點半鐘，楊先生帶著兩位孫少爺（一位是楊成表，一位是楊成皮都是臺大、政大高材生）和馬伏司機廚司，老楊拖著一車的桂花、吉祥草、萬年青、秋海棠、夾竹桃等來了。我和校工一同參加種樹種花種

草，他真是一位萬能的先知，幾乎樣樣都說得叫你口服心服。第一他叫人把那兩簇大桂花一一從根割開不管他根部長短大小，（稍有根即易活但插枝則不易活）隨時用泥包好。記明向陽或背影的位置，然後一一先在各教室門前花池掘好了洞，下了基肥，再一顆一顆的放下坑裏去，並填實種好，然後再澆水，這樣一個禮拜就會發芽滋長了。第二又告訴我們許多多寶貴經驗，何者宜沙土，何者宜黏土，陰生植物在花底下會很鮮拂拂的。但常見陽光則易枯萎，一般植物，沒有陽光則多半會嬌柔無力的。夾竹桃四季常青，紅花耀眼，應該是很受歡迎的花了。但葉和花都有毒，他說：「一次我們駐軍在某一防區，馬伕不慎，有十四匹馬就因吃了夾竹桃的葉子而死去，事後經醫學的化驗，方知它是有毒的。我希望將來有了好花後，逐漸將它淘汰，它只是暫時充充場面罷了！」

老先生領著頭，一方面工作，一方面談種植花草的經驗，真是有『聽他一次話，勝讀十年書的感覺。』

天黑了他們不計工資，不要招待，原班的打道回府，當時我和陳澤明老師說：「像這樣的熱忱，有幾人做到呢？親身示範，辛勤不休，不要說八十多歲的高齡，就以我現在的年齡也永遠做不到的。假使我到他這樣年齡，地方教育機關找我口頭上幫幫忙或是捐幾個錢，我是可能做到的，假如帶著自己的一家人從早到晚、一刻不停的為學校種樹種花，我一定辦不到，這就是惠公高人之處了。怎不叫人從內心深處景仰呢？」

大約民國四十三年時候，惠公因接濟一位老袍澤的母親，每月由郵局（新店）撥五百元作為她的生活費，直到四十八年從未中斷，那位經辦這筆贈款的郵局執事先生壓根的從心裏佩服這位歷久彌新的老將軍的慷慨，在一次偶然的聚會中，他向惠公報告，說新店有一位老太太，因處境堪憂，兩個兒子在抗日戰爭中捐了軀，一個女兒又出了嫁，如今形單影隻，老景淒涼，特代為請求，希每月援例救濟她五百元，在您是廣發慈心，在她就可以苟續殘年，不悉老將軍意下如何？倘惠予救濟，我定擇日將這位老太太帶到府上去謝你。

惠公是熱腸古道的人，而且這位說情的，又是素負盛名的郵局人員，便滿口答應，從那個月起，每月也撥了五百元，直到他老人家過世的前一年未與這位老太太見過一次面，而且這位老太太是否仍在人間，亦是個謎，像這樣的事，還是在一次和許多人同車時經全國老人協進會的羅總幹事閒談時提及的。我的揣測古人為善不欲人知，在惠公的一生中還不知有多少像以上的事跡，甚或數也數不清。

老而好學趕上時代

楊先生永遠是自強不息的，他住在臺北長春路時，很羨慕在空中飛行，所以天天去學駕駛，結果他學會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他又因應留美諸多子女請求，希望能撥點時間，到美國團聚，以樂敘天倫，他慨然應諾，但接著問題來了。因為到了美國，任何應酬，都要參加，第一英文要有相當素養，方能應付裕如。第二參加宴會

，多半要聞歌起舞，普通交際舞，尚可敷衍，但有甚麼歪歪扭扭的姿態，那也得有點根基，才不致處處開笑話。所以他預備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好像是五十二年春天開始，特地請來臺大一位英文教授，每天下午三時至五時來家教英文，風雨無間，整整過了兩年工夫，居然不需要翻譯，可以直接對外國人會話，真所謂有志者事竟成，永遠令人感動的。

我的一家受楊先生的影響太大了。在這裏我不能不補述幾句，以致銘感之忱。

三十八年我到臺灣以後，要養育三個男孩，使我整天忙得暈頭轉向，雖有志進取，但食指浩繁，談何容易，到了民國五十二年時我看到惠公八十高齡，猶孜孜不倦，尚在苦讀英文，我們四五十歲的人，為甚麼就此而止，不求上進呢？乃與內子約，孩子都已成人立業，為甚麼不學學惠公精神，繼續讀書呢？因於寒假開始，每個禮拜天的上午，做點簡易便餐跑到學校三樓辦公室，將房門反鎖起來，閉戶讀書，電話不接，有客不會，終於在五十二年暑假，我考取了國立師範大學，內子考取省立女子師範專科學校，長子考取省立臺北師範專科學校，直至畢業，迄今思之，若非惠公影響，恐感難有尺寸進展。語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信然有徵矣！每逢禮拜六的下午，惠公請臺北一位最高學府的體育老師，到稻子園楊公館教現代舞，我和許多老師都應邀參觀，有一位李小姐和惠公對舞，你看她柳腰輕擺，舞步靈活，真個嫵媚多姿，博得在場人一致好評。反觀惠公，雖盡全力配合

音樂節奏，但總嫌力不從心，歪歪扭扭，不到半小時已汗流浹背而氣吁吁了。雖然如此但他毫不氣餒，終於學會了。據他後來遊美歸來說他到了美國，在每社區裏（指他子女居住地而言）大家在晚會時，都請他講述抗戰和剿匪的情形，那在他並不是甚麼困難的事，祇有在歡迎舞會上，對他這位主客，爭着請他跳舞，年長的一般交際舞，他還可以應付，但遇到一些年輕朋友，配上熱門音樂，請他跳奔放的扭扭，那是非常不自然的事，如果不是臨行前幾週惡補，恐怕那就更為尷尬了。

民國六十年的春天，我服務於崇光女中，這所教會學校，開創雖不到十年，但因主持的王校長本身是修女，完全以奉獻的精神，一心振興校務，她於每一學期，必須請幾位專家學者來學

校利用週會作學術性演講，藉以惕勵學生學習情緒，匡正其生活行為。這樣做法歷年是收到相當成效的。一天王校長對我說：「我們預備請楊惠公來本校作一次專題演講，聽說惠公過去是你主持過的學校家長會會長，你們相處又很好，大概可以罷！」我說：「我盡力試試看。」當天下午我特地到稻子園，將王校長的意思說明，並說：「您如答應，她會親自來奉請的。」他聽了非常爽快的說：「可以，請轉達校長不必親自來，她們的時間是異常寶貴的。不像我閒雲野鶴，任憑自己去排遣的。」到了約定那個週會的早晨，八時正他就到了禮堂。精神矍鑠，步履輕快。坐的時候，腰桿挺直，目光炯炯，鞠躬時更畢恭畢敬的完全軍人本色。未開言已使人敬而愛之了。

他的講題是如何做

一個現代女青年。言簡意賅，深入淺出，在座的人，如沐春風，如沾化雨，一千二百多位師生，個個屏氣凝神，不敢稍動，幾乎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聽到響，講到解放纏足如何做？以及希望全體同學對反共復國的工作，盡量貢獻出體力智慧，以完成收復錦繡河山，解救苦難同胞責任等，大家咸報以無數次熱烈的掌聲，

他從容不迫的講了一個多小時，如果不是鐘聲緊迫的催着的話，恐怕還不會結束那麼快。事後很多人都在評論着九十四歲的高齡，不啻底稿還能這樣的聲如銅鐘，語驚四座，真是難得見過的奇蹟。學校為甚麼不留他多講一兩節課呢？相信我們會比書本上得益更多的，像這種餘音繞樑的感想，並非一人的看法，實在是團體的心聲。

事後有位同學問我他有多大年紀？我反問：「你公公幾歲？他說五十三了。」我說：「照你們的例子推算，恐怕他可以做你公公的公公了。」「喲！那恐怕有一百多歲了。」我說：「你公公當初有你是四十一歲剛剛多四十歲，楊惠公今年已經九十四歲，我說能做你公公的公公，大概沒有錯吧！」她聽了舌頭一伸便走了。

校長和我將送他出校門，他仍然是九十度的軍禮，使全體看的人莫不異聲贊賞這多福多壽多子孫的老將軍，大概活到一百歲是沒有問題的。

女傭和司機的感念

當他逝世百日的那一天，我特地趕到墓地，看到他經常在射箭的山腰裏，如今已用大理石做一個圍屏，上面鑄着嚴前總統所輓的「宿望常昭」四個大字，正面是這座山的缺口，三面緊緊環繞着，他最初的陽宅後宅，如今又變做陰宅。我不懂堪輿家所謂風水氣勢問題，總覺得這堆黃土有點委曲了這位身經百戰的老將軍。據胡牧球兄言，倘能將墓穴稍向後移則更佳，此龍盤踞山谷，翹首俯看宜蘭來此之幽徑，風水絕佳，惠公誠有心計，不然在普通人看來，只知雲山飄渺，芳草萋萋，超塵絕世，是一所隱居的好地方罷了。



楊森將軍（左）與本文作者在青潭國小教室門前合影。

又那知是藏龍臥虎的真穴呢！我與胡兄二人淒然久之。

不一會舉行祭祀。大夥兒分成兩組，恭立墓前，默哀鞠躬致敬，一代偉人，就如此結束他多采多姿的一生。這時蒼冥四合，雖在中午，景色仍是淒然。似亦有感此平日樂於助人的長者，既健且壯之身心，竟靜悄悄的長眠於此。怎不令人黯然神傷，而嘆蜉蝣人生悲莫自違。

我走回楊府的客廳，那時廳裏廳外已擠滿了亂攘攘的人，大都是惠公同鄉袍澤以及友好等，我緬懷惠公慈祥和平之面容，步履健壯之行動，斬釘截鐵之語音，以及為善不欲人知的高風亮節，在在迴響於腦際，久久不能離去，我特的跑到後面廚房，找那在楊府服務廿餘年之女傭阿劉，司機老周等，談談惠公日常生活，有那些懿行懿德，以便作簡略的報導。那知這一問却觸起阿劉的無限傷感，她說：「老人家對人太好了。他房間用具自己收拾，有時整潔工作也自己打掃，從來不搭架子，平時喝茶吃飯以至吃的水果一律自己做，從不要伺候，處處體諒佣人。他常說：『這些小事情，我們可以做的，你們千萬別客氣，你們從早到晚，也够辛苦了，我是非常了解你們的。』當她談到最高潮的時候，我忽然問她，如今老人已走了，你們的感覺如何呢？她聽了我這一問，忽的哇一聲哭起來了：「丁校長你是知道的，楊先生從來不生病的，除了七十五歲到榮總開刀外，可以說是最健康的人，他起居有時，運動有恆，怎麼也沒想到快快活活去接受健康檢查的人，僅僅去了一個多月，抬回來的竟是一口棺

材。老天爺真是太不公道了，想他這樣好心腸的人為甚麼不給他長壽呢？」哭着說着，淚簌簌流下，聲音也哽咽了，忙將右手去擦，但決了口的黃河，怎能遏止呢？我看到這種情形，想到惠公待我多方面的照顧與指導，不由也掏出手帕，灑下無數感傷的淚水。這時室內暗沉沉，外廳則人聲鼎沸，大都談論惠公隻手挽狂瀾的可泣可歌的往事，廚房正忙着開飯，清風徐徐吹來也拂走了感傷的情緒。一個在死後貽人無限哀思，較生前的作威作福，死後猶有餘辜的人，兩相比較，真不啻是霄壤之分了。

接着我又問阿劉惠公有那些事，你們覺得永不能忘記的，不妨說給我聽聽。

她說：「惠公自奉極薄，很少做新衣服，可是常常穿新衣服，這一點是有目共睹的，因為他保養好，注意整潔，所以出外歸來的時候，衣必上架，鞋必加油，普通不了解他的人，總以為這位老先生容光煥發，衣冠楚楚，其實一件衣服，經常穿上一二十年，一雙皮鞋，少說也要穿上六七年，這不是甚麼稀奇的事。一次我替惠公洗衣服，好像是卡其布的西褲，每次總要十分當心的去洗，深恐不小心搓壞，因為十年八年的舊衣服容易生破綻的，那知有一次一個不小心，搓壞了一條大裂縫，我慌了，不知該怎麼辦？晚間惠公歸來，我等那條褲子晒乾補好了，戰戰兢兢的送給惠公，並面說自己粗心，請求惠公寬恕。那知我們這位仁慈長者不但不加苛責，反而笑嘻嘻的說：『阿劉你快別如此，我正缺少一件登山用的褲子，這樣也蠻好的，反正物盡其用囉！』

如果不是阿劉說，我們還不知他那登山寶褲的來頭呢！

阿劉又說：「又有一次惠公買了不到一個月的白襯衫，我洗好後正在燙的當兒，忽然廚房來了一隻大花貓，想偷吃贖下的兩條大鯉魚，我一時性急，到外面去趕貓，適巧又遇到客人來看惠公，就攔了一些時，那熨斗不但燙焦了衣服，還將案板烙了一個大洞，這飛來的災禍，直急着我六神無主，終於硬着頭皮將實際情形報告了惠公。滿以為不知受到怎樣制裁，也許重則開革，輕則賠償，那知惠公反而以溫和的口氣說：『沒有釀成火災，又沒傷着人，區區一件白襯衫，有啥要緊，我知你平時一向仔細的，今天是我趕貓，為我招待客人的，不要掛在心上，好在我還有好幾件襯衫，算不得甚麼！就這樣結束了。』

「又有一天我的孩子發高燒，大哭大鬧，甚麼人都不理，專門的纏着我，不得已我帶他到新店看醫生，等到回到楊公館，已是中午十一點了。我早飯未煮，庭院未掃，客廳未整，當時真的慚愧萬分，等到中午回來，我報告原因，他不但加責備，反而說：『孩子看病是小事，你平時從不偷懶，今天早晨七點半你沒來，我泡了杯牛奶吃了兩片麵包就走了，我相信你必有原因的。孩子看病要用錢吧？這裏兩百元給你孩子買東西。不必還了……』阿劉說到此，越說越傷心，大有好人沒長壽，為之奈何的感傷。我聽了這兩件逸事，也深深領悟到論語『庶幾，子退朝』一章的子曰：『傷人乎，不問焉。』那一種古聖先賢廓然大公以仁為本的明訓，惠公已是完全做到了。